

經典餘師

近思錄

十

11
1029
48



辯異端の類凡
十四條

明道先生の曰揚
墨之害申韓
於甚佛老之
害揚墨於甚

揚氏我為仁
於疑り墨氏
兼愛に義を疑
あり申韓に則ち
浅陋やて見易
故に孟子只揚墨

近思錄餘師卷之十三

辯異端類凡十四條

衆人分とて是と非とを正しとせり
端ハ物の末よりなりけり
の道とわづらひ異
やうなる流義あり

明道先生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

老之害甚於揚墨

子墨子の學問ハ申韓よりハ害過甚
道老子の學の害ハ揚
墨より多し
揚氏為我疑於仁墨

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經史余而

と闢其世と惑
こし之甚と為也

佛老其言理に
近又揚墨之比
非此害と為
尤も甚と所以

揚墨之害ハ亦孟
子之闢を以て
所以小廓如也

伊川先生の曰儒
者心と正道小
差と有容其
始甚微なり其終

孟子只闢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

の仁墨子の愛の孟子余師に出り申韓の
字に浅陋なりとの非なりと見へ易しと有り

理又非揚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

佛法と老子仙人の学問へ人間の心の悪や好は
うれしき一はやうやうと修羅凡悩う

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

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

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

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

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

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

者其末遂至揚墨

ハ則ち救可不

師也過たり商也
及不及如聖人の
中道小於師ハ

只是及不及此
之然而厚則漸

及不則便我為
す於至其過不

及同儒者於出
て其末遂小揚墨
小至る

揚墨が如く至ても亦
未父と無し君を
無しこれより至す孟子
之と推て便此於至
蓋其差必は長於
至也

明道先生の曰道
之外、物無物之外
に道無是天地之
間、適と而道、非と
つて無也。父子に即
而父子親、所に在君
臣に即而君臣嚴、小
の所に在以て夫婦
と為長幼と為朋友
と為、至るまで為所

つれも儒學より出て揚墨よ入とてふものなり
 師へ子張商へ子夏なり
 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使至
 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揚墨の教は
 孟子の教は

にせしむるは、やづいとの過
差えそいあよりう安しとく

○明道先生曰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
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
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
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
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天地万物 万々々々

而道非といふ
也無此道須臾
離可不所以也

然則人倫と毀やぶひ四
大と去はなる者ものハ其道みち於お

戾也遠矣

故小君子之天下於

也適小無也莫小無

有莫有則道みち凡みな於お

問有^{（まじり）}し^{（す）}為^{（なる）}天地^{（ちのち）}之^{（の）}

全は非也

波狀之字故以

内を直^ちる^まふ^ふ於^おて

則之有矣義以

外と方おほるふ

神師人間の道に於て熱く父子の道に於てはよく主君臣下の道に嚴敬第一たるべし其の外夫婦長幼朋友の道筋いづれも眞吏の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

や人倫の道とやうり四の大事をもちてするもの
天道は辰奉うしつをもちて四つに地水火風といふ

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

問非天地之全也
 君子の教とて是は不可
 の是は不可の私己の

同なりはならずには免れるる義ぎの一字なり義ぎなりや不ふ義ぎなり
 やととととと義ぎより比ひ從したがの外々なり道みちと同有あるる天てん地ち全ぜん
 完かんの道にあらずとかり
 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内

則未之有也

故以帶固者枯槁於入疏通者此佛之教隘

吾道則然不性率而巳斯理也聖人易於備之

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佛法の道も敬慎戒法をもつて身の内を正直に有るを求めんとす君臣の義夫婦の道との外義は

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

也 滯固にありてゆるがず枯槁にありてゆるがず

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巳斯理也

聖人於易備言之

秋氏本死生怖利の為に豈憂公道か

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

釋氏本

惟務上達

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

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

惟上達と務而下學と無然則其の上達は處豈有是也元相連屬不但間斷有

言葉と行も連屬せば聖人の道と間絶たりと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
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
無矣

彼固小家也
獨善便於道體
道休於自足

或人曰叔氏地獄
之類皆是下根之
人為之此設
先生曰至誠天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
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
無矣

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彼固

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

地之貫人尚
化不豈偽
教而立而人化可
有乎

學者叔氏之說
於直須湏
聲美色之如
以之遠之
爾不則駭然
矣

顏淵問為邦孔子既
三帝三王之事

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
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學者於釋氏之
說直須如湏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
駭駭然入於其中矣

顏淵問為邦孔子既

以而復戒也鄭
 聲之放也倭人
 遠之聲也倭人
 鄭聲淫倭人
 人始之彼倭人
 者是他一邊之倭
 耳然而已於則
 危只是能人
 移使故危
 也
 禹之言於至曰何
 巧言令色之畏
 乎直之畏之言
 之消只是須
 此如戒慎之著
 猶免不之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
 鄭聲遠倭人曰鄭聲淫倭人始彼倭
 人者是他一邊倭耳然而於已則危
 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

 倭人始之彼倭人
 者是他一邊之倭
 耳然而已於則
 危只是能人

 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
 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

 巧言令色
 之消只是須
 此如戒慎之著
 猶免不之

 禹之言於至曰何
 巧言令色之畏
 乎直之畏之言
 之消只是須
 此如戒慎之著
 猶免不之

 至於禹之言

恐之
 秋氏之學更以言
 之消不之常
 戒自家自信
 到後便
 亂得也
 萬物一體之謂所以
 者皆此理有只那
 裏從來之為

生之易之謂
 生則一時之生
 皆此理之完
 人則能推物
 則氣昏之推得
 不他物映有
 道可不也

禹王之言也畏之
 免之恐之
 戒慎之著
 釋氏

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
 便不能亂得

 伊法之事
 用之不
 得之自家

 所以謂萬物一體

 術之信守時
 亂之

 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

 生之天理之裏
 生之

 生生之謂易生則一
 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
 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事之四季人
 易之入心
 易之入心
 易之入心

 年之唯
 生之

惟重を嫌也

人導氣と語者
有先生に問曰
君も亦術有乎曰
吾嘗て夏葛而
冬求衣す飢食
而渴て飲嗜欲
を節に心氣と
定斯の如而已矣
仏氏陰陽晝夜
死生古今と識不
妄と形而上
者と謂こ
聖人と同と

○人有語
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
嘗夏葛而冬求衣飢食而渴飲節嗜欲
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
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得乎

釈氏之說若其說
と窮而之と去取
をんと欲せば則其
說未究はる能
不して固已に化
而佛と為矣

只且跡の上に於て
之と考ふ其教と
設ふ是の如る
則其心果して如何
とつてを
固に其心と取て其
迹と取不てを為
難是心有則是
迹有王通心跡之

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
化而為佛矣

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
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
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

判と言便是乱説

故に且迹の上に於て聖人と合ふと

不其言合處有べ

同神仙之説有諸曰

是乱説

父と捨て家と出

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

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

如是立定却省易

聖人の道にうらひ

如取べりぬ説られ

僊之説有諸曰若説曰日飛昇之類

と言若ハ則ち

則過難此理有也

又問楊子聖人仙

年と延ん

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

年益壽則有之

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

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厭術

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

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

聖人として肯く
為使は周孔之を為
矣

謝顯道佛說典
吾儒同處と歷
舉て伊川先生
に問先生の曰
地同處多と雖
只是本領不是一
齊月に差却に

年

揚子の言に聖人は仙術と師に之をたぐひ
道の異かるにや又聖人此等の能なること

否と先生の答に人間の所作も壽命も天然自
然の定数なり殊別なる術とて造化の機軸と

竊掠してきて年壽と延するは出来ざること
く元は仙術とて出来ぬ道理なり人として

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肯強小聖
人

め定め周孔夫子が勝
たることを思ふ

謝顯道歷

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

生曰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

齊差却

謝氏の云夫は仙法を儒道との
ちを儒と同一忠と語ると儒とたぐひ

孝

橫渠先生の曰釈
氏天性を妄意而
天用之範圍は
と知不及六根之
微と以て天地日月
縁す明るに能
不則天地日月と
誣く幻妄と為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
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縁天
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

範圍ハ物の籌形なり法式作法の事をいふ天用とい

仁義礼智の道ハ天然自然日用の所業なり六根

の事取説い人情的の欲は法ハ天然性徳の

義我理と説示さず六根のはと第一と

此世と夢幻妄とするの所見も小なるを大なると
廣々と却ておし明らめ尽すところなり

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虚空
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

ハ蔽

其大於過也六合と塵芥其小於蔽也人世と夢幻之理を究と謂ハ可らんや理を究とて知不而之を性と尽はと謂ハ可らん乎之と知不と無と謂ハ可らん乎

心即此心、此心の外に心ありと立ちたり、是虚空く
 虚空ハひきく何れに前たり、此土地の小物の
 外ハく天なり、空なり、志旨と人間道凡腦ふくられ
 虚空とちとちとち立て無上ちの大なり、其過於
 中用の正道と得たり
 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
 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
 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塵芥のど
 見たりて小なりと人道世界ハ夢幻塵のうき
 よかりて立ちゆくにちとちと理と知とめたりと又
 人の性情とちとち
 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
 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窮也夢幻人^{ニスルハ}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人の性情とちなり
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

大易に有無を
言不有無と言
ハ諸子之陋也

右の如く塵芥の世界の夢幻の浮世のや
いふより忠孝の道の後來所なりと
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大

浮圖の鬼と明の
有識之死生

と受て循環し

言さし願ふ
とんを求む鬼
とれを求む人
を知ると謂可乎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

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

愚痴の至るは又陰の陽尽て陰氣土中に歸る。抑凡夫
愚痴に至るは一筋に一向一心なるべし。文抄
少くも識有るは死して消る。又生とるは苦と
受て六道にまゐる。此更は厭苦で羅刹とのがれんと

人生と以て妄見と爲
人を知りて謂可乎
天人一物輒生取
舎と生て天と知り
謂可乎

孔子の所謂天彼
所謂道或者指遊
魂變と爲と指て
輪廻と爲未之と
思ふ也

以人生爲妄見可謂

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舎可謂知

天乎 人の世は有と假の世なり夢なりと云ふ
故に人間一生の義の重と妄想とを人道と

知 幻妄と云ふ空虚と云ふは直の性情と云ふ天と知りて

孔子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遊

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 吾方自然の
易なり

義 義といふ彼方と云ふ道の事と云ふは又此魂氣ハ
人間死して此体魄ハ地は朽て土となり又此魂氣ハ

人死 人死して消散せしむるは天空に帰して又生るるは
依て遊魂ハ生死變と云ふもの義ハ生るる

死 死するは車の輪の回めぐるやうに又生るるは
す夫故過去未来現在と云て地獄極樂の二道出来く

大學當先知天德

知鬼神

今浮圖劇論要

歸必死生流轉道

謂之悟道

其說熾

自儒者未

の門牆

に淪胥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

知鬼神 天理の自然を天の徳といふ天徳を知
時ハ聖人の徳ハ鬼神の道ハ道理なる

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

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劇論

至極 至極なる所の論なり流轉といふは生るる死るるを
依て人の生るる死るるを立て且云ふ

道 道と云ふは得るものなり往成
成仏なりと云ふなり 自其說熾傳中

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

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

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

其俗之天下達
善惡知愚男
女減獲人信
著者致

英才間氣
生則耳目恬習

之事則弱長則

世儒崇尚之言

師使使多矣

然驅被因

聖人脩而至可大

道學不而知可

謂

故未聖人之心

識不已必其

迹不求不謂未

其俗之天下達
善惡知愚男
女減獲人信
著者致

英才間氣
生則耳目恬習

之事則弱長則

世儒崇尚之言

師使使多矣

然驅被因

聖人脩而至可大

道學不而知可

謂

故未聖人之心

識不已必其

迹不求不謂未

其文

君子之志見
已必其其文
事不謂

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

行

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察明廢物同斷

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

以稽其弊自古諛邪道之辭翕然

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

異極衆因果報應之辭

此之佛法也

君子之志見
已必其其文
事不謂

此之佛法也

自信獨立不懼
不精一而自信
信大に人ひ過
之才に有る非ん
何とて其間に
正立して之共是
非を較べ得失と
計哉

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
非計得失哉
獨立といふ大勢の人からていふが
地獄を懼るる獨一本立
志旨を立ぬて精一は心と一筋は持て自信
ハ心を守りて動ぜず過といふ通用の人には
なり正立といふ心と正しく立ぬて較べ
く計といふ見くらぶるなり異端の人を見下
相手にせしめ
との義なり

近思錄餘師卷之十三終

觀聖賢の類凡
て二十六條

近思錄餘師卷之十四

觀聖賢類凡二十六條

此段ハ諸先生の說と記し昔の
聖賢の道と觀しつゝなり

明道先生の早
舜共更小優劣無
湯武に至り及て便
と性のもつ孟子之
と及びること言古
自人此の如く説と
無只孟子分別出
來て便ち堯舜
ハ是生なり而之
知湯武ハ是學而之
と能くこと知得す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
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
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
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
四聖人の事ハ前ふ出たり優劣の別
有とく堯舜二帝ハ性生るるの聖人
帝と學び得て聖德ハ反變
たりかり孟子の分別なり

文王之德則似

文王之德ハ則チ堯舜ハ似たり禹之德ハ則湯武ハ似たり之と要するに皆是聖人なり仲尼ハ元氣也顔子ハ春生也孟子ハ秋殺と并て尽見

仲尼の包不とする所無
顔子ハ違不て愚な
如之學と示す後
世は於て自然之和
氣有言示而化する
者也孟子ハ則ち其
材と露と蓋亦
時ふ然る而已

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
人○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
并秋殺盡見文王ハ堯舜の如ク禹王ハ湯王
武王との如ク又夫子の如ク天

文王ハ堯舜の如ク禹王ハ湯王
武王との如ク又夫子の如ク天

孟子の一元氣なり。顔子ハ春の長融と草木の生やするが如ごとく。孟子ハ秋の万物遂成なりが如ごとく。又そのまげを所ところハ秋の木の葉と吹殺ふきころす。と云ふ。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

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

亦時然而已

和氣ハ春のやうに化シ花
咲めを出す如愚ハ罪ニ説く

此所へ古の聖人なちと孔子は包持ぬやどの大聖
人も自然な人との徳ふ化するごとく顔子ハ孔子と違

仲尼ハ天地也顔子
ハ和風慶雲也孟子

ハ
いちぢうとあり孟子の林智花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

泰山巖々之氣象
也其言と觀皆之と
見可矣

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慶雲ハ太平の代に出
 雲々巖々高く作

慶雲けいんハ太平たいへいの代よに出でづ
雲々うんうん巖々がんがんハ高たかく作つく

仲尼ハ迹無顔子
ハ微一ミ跡有孟

天地のこゝと和風の春の風は草木をたぐひたる夫子の徳
顔子の和風のこゝと孟子の泰山のこゝと何

子^しに其跡著る孔
子^しは僂^{くう}是明快の人

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跡孟

顔子ハ僂豈弟ニ
孟子ハ僂雄弁

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

なり
皇子の皇子

豈第孟子儘雄辨

夫子の徳は大にして目に
見てはひる跡形なく顔子の

傳其德後來測
可不安也其聖人
至不至也知吾

微ミに跡アトを孟子孟子と著著はくまで終ハふよむと快快く
 ころころころころとと豈イ弟ニかたくなくなない心こころの雄ゆういすぐれれと弁べんの
 弁べん舌ぜつののちり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

正と得而斃れしと
 と言ぐ如き且く文
 字と理會するごと
 休て只他の氣象と
 看極て好他の見
 所の處に大ふ被
 後人好言語有と雖
 只氣象卑せ被終
 小道と類不
 經と傳と難と為
 聖人之後の如纔に
 百年に之と傳
 已に差
 聖人之學若子思
 孟子非則
 息乎哉矣道何

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
 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
 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
 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至一と所と得て斃れしものと有此五の文字と理會する
 休止てその氣象他所見の大なるに目と付て看とるべ
 後々人ハ氣象卑とて聖人の大道に類似所や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
 之已差
 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
 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
 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嘗自息只是人之
 由不道亡るに非
 也幽厲由不也
 荀卿才高して其
 過多揚雄ハ才
 短其過少
 荀子ハ極て偏駁只
 一句の性惡大本已
 に失に揚子ハ過
 自性と識不更
 甚の道と説
 董仲舒の曰其義
 を正て其利と謀
 不其道と明や

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
 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息止果べしと思ふその實ハさうにハかき道小由べ
 人ハ聖人の道亡たるにハわくば幽厲王の君等
 捨て由る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
 短其過少○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
 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
 識性更説甚道
 荀子ハ才高して中道と行過
 揚子ハ才短くして過ち少
 小く過ち少人ハ性ハ惡なりと立て道徳の大源根本
 としうしういハ道の説くや揚子ハ性ハ善惡相
 混と説て性と不知と同斷へ偏ハ
 ○董仲舒曰

其功と計不此董
子諸子に度
る所以

漢儒毛萇董仲舒
の如最も聖賢之意
を得たり然道
見て甚分明不此
下即楊雄に至
る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揚雄を謂く
祿隱と爲揚雄の
後人只他の書と
著と見が爲に便
須く他の是と做
とを要すべし
生と是と做得ん

孔明王佐之心有道
ハ則未盡王王者
ハ天地之私心無
如焉一の不義を
行而天下を得
爲不孔明ハ必
成有と求而
劉璋と取ひ聖
人寧成と無耳
此爲可不也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正すの外身小利功と云ふ君子の行
ず是で諸先生に度越たることなり
○漢儒

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
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又

窄狹矣

毛萇ハ詩経の注と名高し仲舒ハ漢の
大儒にして聖賢の意旨を得たる人と
いふ規模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

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

怎生做得是

器量有る官祿を取何
莽ハ不忠不義の人なり雄ハこの臣下なり書と云ふ
はと云ふ人の人を是人とはちがひ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

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

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

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

王佐の才と諸葛孔明ハ王佐なりと云ふ道と全
くハ天の道ハ私心已ち一つに不義有

て聖人の惡む所なり蜀の劉璋ハ皇叔の同宗なり
小此国と奪取しひるここの意と得ん先生の
論より三国志に有世の人

若劉表子琮將爲

興一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
の氣象有孔明
の禮樂

庶幾

文中子本是一隱
君子世人往々其議
論と得附會して
書と成其間極て
格言有荀揚が道
到不處

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曹操
劉

表が子劉琰が国とらん皇叔同宗たるをりて
是と守る孔明のすめう皇叔にゆくりと受く
度々申けり志うれども皇叔再三辞退す後已て
不得し是と取く實に寛仁ゆて利をいやうの君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

庶幾禮樂

諸先生の評に曰孔明正大に
儒者の氣象有るなり又評あひし

の聖代のうちに礼樂と引興さんより古昔の正風俗
ゆるるべきに庶幾しものごとくいふかやうぞ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々

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

荀揚道不到處

文中子ハ隨の代の君子ハ隱居
と仕祿と好む往々とい

韓愈亦近世豪

傑之士なり原道の

中の如言語病有と

雖然孟子目而

後能許大の見識

を將て尋求者

才に此人と見

断て孟子の醇乎と

て醇なりと曰う又荀

典揚と擇焉而精う

ら不語焉而詳不

曰如きに至てハ若

見此人

愈ハ唐の韓退之先生なり大儒として近來
の一人ハ豪傑といふ衆人にすぐれたるなり

原道ハ先生のやうに然る病ハ申合有る許大

ハゆとり孟子より後の人にてハ先此一人といふ

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

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

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

明やんや

学本是徳と脩む
徳有然して後言
有退之却て倒に
学文と学文に因て
日未至る所を
求て遂得所有
軻之死其傳と
得ると曰如此似
の言語は是前人と
陷襲するに非い又
鑿空して撰得出
に非い必ら見所
有若見所無傳
所者何事と云

分明

や醇酒の味旨ううう孟子の語の意味深と
荀子揚子の二人の擇とる精うう

○學本是脩徳有徳然後有言退之

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

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

語非是陷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

何事是韓子の評と賛たる字向の本意に段々

徳の字に心得退之先生ハ倒て文章の方がうう得

ことを知不

周茂叔胸中灑落
如光風霽月
の如其政と為こ
や精密嚴恕に
して務て道理を
盡に

伊川先生明道先生
の行狀を撰て曰
先生資稟既に異
而充養道有純
粹如温潤たること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
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学の本源の人夫程子朱子と傳り灑落や
旭日にやま風に動きて草木の光有をうう霽月ハ

嚴正以上先生のううと賛たる評語なり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

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

良玉の如寛く而制
有和に而流不忠
誠金石於貫孝悌
神明於通其色
を視其物も接
る也春陽之温
如其言と聴
其人入也時雨之
同如胸懷洞
然徹視洞無
其蘊と測則浩乎
蒼溟之際無
が君

金温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不流
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
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
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
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
行狀は身行守節の状件を述べるたう資稟
生れ付とつて充養ハ徳をやう充て
けり人といふ異なり細釋ハ
良玉王より寛ハゆるく制ハ
和らぐ不流ハ留まりてち
金石の堅も貫通一孝悌の心を神明の
よりんつて春の日の温和カ
心好なり

其徳と極小美言を
蓋以形容するに足
不先生已と行ふ内
敬於主と而之を行
ふに恕と以て善
と見て已諸出
若欲不人於
施不廣居に居而
太道と行ふ言物
有而行常有

先生の學を為十五
六の時自汝南の周
茂叔道と論ばるこ
とに科

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内主於
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
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太道言有物
而行有常
容い尽さず
すうく恕ハ
已事のやうに
施不やうに思
ハ仁を施すといふ物ハ言葉の信實
先生爲

率之業（率、率也。業、業也。厭、厭也。慨、慨也。）厭（厭、厭也。慨、慨也。）然（然、然也。道、道也。求、求也。）志有（志、志也。有、有也。）

未其要（未、未也。其、其也。要、要也。知、知也。諸、諸也。）家（家、家也。於、於也。泛、泛也。濫、濫也。老、老也。）釋（釋、釋也。於、於也。出、出也。入、入也。者、者也。幾、幾也。）於（於、於也。求、求也。而、而也。後、後也。之、之也。）命（命、命也。至、至也。必、必也。考、考也。）

廢物（廢、廢也。物、物也。明、明也。人、人倫也。）於（於、於也。本、本也。神、神也。知、知也。化、化也。通、通也。於、於也。禮、禮也。樂、樂也。）

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學、學也。自、自也。十五、十五也。六、六也。時、時也。聞、聞也。汝、汝也。南、南也。周、周也。茂、茂也。叔、叔也。論、論也。道、道也。）

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遂、遂也。厭、厭也。科、科也。舉、舉也。之、之也。業、業也。慨、慨也。然、然也。有、有也。求、求也。道、道也。之、之也。志、志也。）

十五六（十五、十五也。六、六也。）茂叔（茂、茂也。叔、叔也。）先生（先、先也。生、生也。）之門人（之、之也。門、門也。人、人也。）求道（求、求也。道、道也。）之志（之、之也。志、志也。）

對策（對、對也。策、策也。）之依（之、之也。依、依也。）官（官、官也。）之舉（舉、舉也。）用（用、用也。）之厭（厭、厭也。）心（心、心也。）

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入、入也。於、於也。老、老也。釋、釋也。者、者也。幾、幾也。十、十也。年、年也。返、返也。求、求也。諸、諸也。六、六也。經、經也。而、而也。）

後得之（後、後也。得、得也。之、之也。）先生（先、先也。生、生也。）之學（之、之也。學、學也。）問（問、問也。）之要（之、之也。要、要也。）本（本、本也。）所（所、所也。）知（知、知也。）不（不、不也。）之（之、之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明、明也。於、於也。庶、庶也。物、物也。察、察也。於、於也。人、人倫也。知、知也。盡、盡也。性、性也。至、至也。命、命也。）

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必、必也。本、本也。於、於也。孝、孝也。悌、悌也。窮、窮也。神、神也。知、知也。化、化也。由、由也。通、通也。於、於也。禮、禮也。樂、樂也。）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辨、辨也。異、異也。端、端也。似、似也。是、是也。之、之也。非、非也。開、開也。百、百也。）

代未明之惑（代、代也。未、未也。明、明也。之、之也。惑、惑也。）秦漢而下（秦、秦也。漢、漢也。而、而也。下、下也。）未有臻斯理（未、未也。有、有也。有、有也。臻、臻也。斯、斯也。理、理也。）

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也、也也。謂、謂也。孟、孟也。子、子也。沒、沒也。而、而也。聖、聖也。學、學也。不、不也。傳、傳也。以、以也。興、興也。起、起也。斯、斯也。）

文為已任（文、文也。為、為也。已、已也。任、任也。）異端（異、異也。端、端也。）之（之、之也。）間（間、間也。）之（之、之也。）秦漢（秦、秦也。漢、漢也。）之（之、之也。）世（世、世也。）之（之、之也。）千余（千、千也。余、余也。）

其言曰道之不明（其、其也。言、言也。曰、曰也。道、道也。之、之也。不、不也。明、明也。）

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異、異也。端、端也。害、害也。之、之也。昔、昔也。之、之也。害、害也。近、近也。而、而也。易、易也。知、知也。今、今也。之、之也。）

其言曰道之不明（其、其也。言、言也。曰、曰也。道、道也。之、之也。不、不也。明、明也。）

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異、異也。端、端也。害、害也。之、之也。昔、昔也。之、之也。害、害也。近、近也。而、而也。易、易也。知、知也。今、今也。之、之也。）

知易一今之害也
深而弁難一昔之
人感也其迷暗
也其高明因

自之と神と究化と
知と謂と而て以
て物と用務と成
足不言為周遍
ら不しつと無實
へ則倫理於外に

之學淺陋固滯
非ハ則ち必此
於入る

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自謂之窮神知
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
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則必入於此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

汗濁雖高才明知膠於見聞醉生夢
死不自覺也

是皆
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

道義の明らるるを知らざるものもこの時とせし
是皆

先生の物に接する弁
而回不惑而能通
人と教而人從易
人と怒而人怨不
賢愚善惡咸其
心と得たり

狡偽者其誠
と獻暴慢者
者其恭
以風聞者ハ誠に
服に徳と觀者ハ
心醉小人趨向之異
と以利害於顧
て時に排斥と見
と雖退而其私

万物カ事に接して明かふ弁
わゆる所人々感通して人從服
怒り人々善惡も
が事ハ人の心に在るを得たり
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徳

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

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

先生為君子也
先生ハ人々服人々
徳ハ化すこと妙
さなり人々と狡偽
やいすこと人々
をい先生の風義と聞
その徳と先生の心
に咎めし退付し
私ハ無狀と省悟て却て先生と君子長者の人

省て未だ先生と
て君子と為不
有也

先生の政と為惡
治に寛と以て
煩に處而裕

法令繁密之際
當て未嘗衆に
從て文に應責
逃之と事と為

人皆拘礙於病
而先生之に處
し綽然衆
憂て以甚難と為
而先生之と為

稱美す 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

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

逃責之事
文字の旨趣に
先生ハゆるさば
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

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

卒不動聲色
拘礙ハ他の官人ハ
明らぬ先生ハ
倉卒ち事ハ
顔色声音も

謝頭道の云く明道
先生坐ること泥塑
人の如くは接る則
渾是一團の和氣

侯師聖の云朱公
於明道の汝于見
歸て人は謂て曰
庭春風の中に在
て坐するはこと一箇
月

湯ゆ湯とう初はつめて伊い川せん
見み也や伊い川せん瞑めい目もく而を
坐ざす二子侍立ふたごしやくり

和氣

泥塑人土中作人形なり一團ハ一
丸メニひつくりと長閑なる貞之和氣ハ

春の^つつ^り望^の見^み受^うに^に端^は坐^ざた^りく^く大^お裏^う泥^で塑^そ人^{にん}形^{がた}の^のざ^り

有^あり^りと^となり^{なり}○侯師聖云朱公按見明道

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千二了九

一箇月

汝州に明道先生居る時、朱公極の先生に謁して歸り、その家人は謁曰く、

春の日の長閑な庭とて、春風ゆるやかに吹中
に坐するうち、一箇月住居の時を思ひと
り、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

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深

一尺

游ユウ氏シ揚ヨウ氏シ二ニ人ニ先セン生セイに謁ケツ見ケンのヲ行ユクふニ先セン生セイ
 瞋セン目メ坐ザ一イチたリ二ニ人ニこノこノこノに侍シ坐ザるニ良ヤ父フ

布して目覺けらぐ賢輩今尚此に在りやもくや晩及び
たり歸られて休息すべし兩人門に出づる雪のつもれる

一尺の深さあり
師弟の礼義けんちん

○劉安禮云明道先

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

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

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樂易ハカハたのめ
之充完ハカハたのめ

へ安礼子の話説に先生の性徳ハ純粹温和の氣色す
るを以てに何れもとて面ハく背ハせりて衆易

いたのゝさく恕しよは
 のいゝさとしゝの義ぎ之
 悦えつ悦えつとすくろれ
 の良よ之

聖典餘考

上里公案

十一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特立之才負大學之要知博文強識躬行力究

其約於造也事變之感一而不一雖應事而心不變而究不

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
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
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
心釋洞見道體
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

下之理至多雖

其一於致也異端並

其養之成也和氣充

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多
知反之吾身而自足
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
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
其養之成也
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
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
懇惻弗之措也

其自任其自任する之重也重き寧聖人而末至寧く聖人にならず不欲以一一善成名善き名を以て成る寧以一物不被澤一物に澤を被らず為已病己の病を以て利利を以て已功己の功を以て為已功己の功を以て為已功己の功を以て

溫和の徳とてその徳音聲容体見現るる是と望むるのへハ崇く深く押慢するが何事に遇て其自任其自任する之重也重き寧聖人而末至寧く聖人にならず不欲以一一善成名善き名を以て成る寧以一物不被澤一物に澤を被らず為已病己の病を以て利利を以て已功己の功を以て為已功己の功を以て

屑屑也也不所有不所有

屑屑也也不所有不所有

呂典叔撰渠先生之行狀渠先生之行狀云云康定兵を用ゆる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慨然自許自許上書上書謁謁范文正公范文正公に謁謁公其遠器其遠器欲成就欲成就之乃責乃責之曰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

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

と讀て之と愛は雖
猶以て未足す為是
に於て又諸親老之
と訪年と累て盡く
其説を究む得所無
くを知反而之を六
經や求む嘉祐初め
程伯淳正叔は京師
于見て共に道學之
要と語先生渙然と
して自り信して曰
吾道自足ぬ何ぞ旁
く求む事せん
是に於て盡く異學
と棄て淳如也

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
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
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時此
謹按秦噲が為に天下にたらく范文正公へ文武兼備の
関白たり公も横渠が器量すべからざるを愛し
まざる年若くを以て成就せんと所責つや儒學の
もの仁義の名教とて第一とすべし兵法外事と
すべからばよやうして中庸とすや先生心は不
と思ひく釈迦老子の道とて見通し累年内
究る益無きものとしり聖人の六經を心とめて
そのうち嘉祐年中に程先生に京師へ出會ひ聖道
學問の肝要と論合て渙然と心に入かへ自信思
ふやうに吾の聖學とて事のみ豈旁外と求んやと
つて異端佛法とすや
淳然に志こめたりと
晩自崇文移疾西歸

晩崇文自疾と移
く西の横渠に
歸り終日一室に危
坐一箇編と左右
俯而讀仰而
思得て有則之と
識或中夜起
て坐一燭と取て以
て書其道に志
思と精をこ未
始り須臾も息
に亦未嘗て須
臾も忘れ也

學者同有は多
く告るに礼を
知

横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
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
亦未嘗須臾忘也
崇文の事と相達する文といふ先生病身につく右移
大以て本國の陝西へ歸り横渠鎮の府に住居す
五十余の時たり危坐正座するて簡編
書物に俯うつらして書と讀仰いれをむと考
かり精をこふとこへ以上先生終日中
夜も書と須臾も忘れたることを
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
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

性成氣質を
變化する之道を
必く聖人の如く
後已とて以て人
心と動て進と有
不しつと莫

嘗て門人に謂て曰く吾
學既に心於得則ハ
其辭と修辭を命
びて差無し然
して後事を断る
と断る失無
吾乃沛然たり義
と精して神に入者
豫めはる而已矣

心有進

變化氣質以上を爲學篇に注すなり
す先生常の念頃に説く直學修行

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

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

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先生の心と學問とを道理心に徹して悟り得
時ハ辭は述修むるに滞留なく差なく一手に入る
る事と断りて過失所なき沛然として義理精密
神妙の域に入て夏の豫
に万事がづくなりとぞ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
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

剛毅大
丈夫と教

先生の氣質剛毅
嚴然と德盛に貌
居こと久而日に親

其家と治め物
接大要已と正て
以人と感人未
之と信せば躬に反
て語人未と論ら
ざる有と雖も
安行而悔ること
無故は識と識不

の氣質を丈夫とて嚴に屹と角立てたる先生
の氣質を丈夫とて嚴に屹と角立てたる先生

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

未論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

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家の治めり物と接持施の肝要大氏已が身体と正
念頃なるがゆへ人々咸信せざるものなり
先生の德をあらと不知不信向る時ハ吾身行届不
ゆへと吾身と厚く戒慎を加へて一寸も他人へその
説をめぐらば人々よりうしろしめされしを以て安行
するも悔むるひびきなり義理は無くなれば一毫
生の風義に恥入畏て咸心といふそののなるなり

風之聞而畏其美
小非人而也敢一毫
と以て之に及不

横渠先生の曰二程
十四五の時便ち
脱然として聖人と
學んと欲す

○横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
便脱然欲學聖人

程子兄弟の才は凡そ十四五の時より聖人の所
為とていふに學びんものとの大志有ける明道先生
定姓書と作る二十三の作り伊川先生の好學論
ハ十九の時の作り勝國の時より祭酒林家
世々程朱天下の政とるるに按三国之教皆依
其土俗而設之教焉竺土之俗暴且愚昧故威以
地獄非好用偽如來之妙也如漢土則可以教矣樂
天嘗謂二聖易地則皆然宜哉此言也如夫天朝則
清淨正直之地何假邪曲汚濁之論說雖然以四夷
威服故其人來朝異學隨來是以歷世之間猶々風
將移俗將習然而遂無害於神風之威
耀矣此乃三代史之所以有述作也云尔
于時癸未十一月二十五日巳丑終

近思錄卷之十四

六尾

跋

新俗讀華文之書

者百人而ふ過一二故

何者以文字半予解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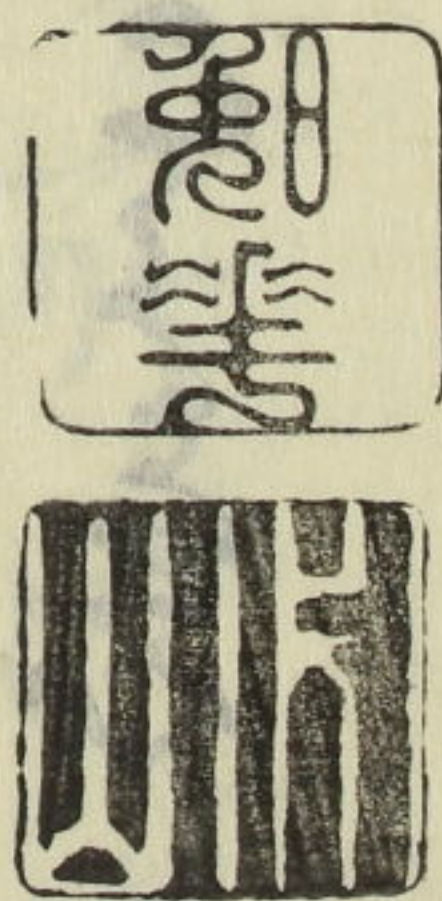
難水解や百年先生

嘗有錄所之撰六經
四子小學皆二本大
行午世雖童蒙之輩
毒而讀之之所以儆
之者以國字解之易

通曉也今茲近思錄
錄所成蓋其意在
升字句早知幸句
近焉嗚呼先生之
功大矣所書料來

本之需以一語附卷
末云

沿義心山多生



天保十四癸卯歲正月發兌

京都三條通堺町西入

出雲寺文治郎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大阪心齋橋通唐物町南入

河内屋仁助

同全通南久宝寺町北入

河内屋直助

同全通唐物町南入

河内屋太助

三都書林

